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中庸序

隨見別白曰知觸心警悟曰覺隨見別白則當然者可以名言矣觸心警悟則所以然者微喻於己卽不能名言而已自了矣知者本末具鑒也覺者如痛癢之自省也知或疎而覺則必親覺者隱而知則能顯趙格菴但據知覺之成效爲言耳於義未盡

名篇大旨

中庸之名其所自立則以聖人繼天理物修之於上治之

於下皇建有極而錫民之極者言也二極字是中建字錫字是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是明夫中庸者古有此教而唯待其人而行而非虛就舉凡君子之道而贊之謂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能中乎常不易之庸矣天下之理統於一中合仁義禮知而一中也析仁義禮知而一中也合者不雜猶兩儀五行乾男坤女統於一太極而不亂也離者不孤猶五行男女之各為一〇而實與太極之〇無有異也審此則中和之中與時中之中均一而無二矣朱子既為分而兩存之又為合而貫通之是已然其專以中和之中為體則可而專以時中之中為

用則所未安但言體其爲必有用者可知言未發則必有發而但言用則不足以見時中之中何體者爲體耶時中之中非但用也中體也時而措之然後其爲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體也發而皆中節亦不得謂之非體也所以然者喜自有喜之體怒自有怒之體哀樂自有哀樂之體喜而賞怒而刑哀而喪樂而樂去聲則用也雖然賞亦自有賞之體刑亦自有刑之體喪亦自有喪之體樂去聲亦自有樂之體是亦終不離乎體也書曰允執厥中中體也執中而後用也子曰君子而時中又曰用其中於民中皆體也時措之喜怒哀樂之閒而用之於民者則用也以此知夫凡言中者皆體而非

用矣周子曰中也者和也言發皆中節之和卽此中之所爲體撰者以爲節也未發者未有用而已發者固然其有體則中和之和統乎一中以有體不但中爲體而和非體也時中之中兼和爲言和固爲體時中之中不但爲用也明矣中無往而不爲體未發而不偏不倚全體之體猶人四體而其名爲一體也發而無過不及猶人四體而各名一體也固不得以分而效之爲用者之爲非體也若朱子以已發之中爲用而別之以無過不及焉則將自其已措咸宜之後見其無過焉而贊之以無過見其無不及焉而贊之以無不及是虛加之詞而非有一至道焉實爲中庸

胥古今天下之人乃至中材以下得一行焉無過無不及而即可以此名歸之矣夫子何以言民鮮能久乃至白刃可蹈而此不可能哉以實求之中者體也庸者用也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以爲體而君子之存養乃至聖人之敦化胥用也已發之中無過不及以爲體而君子之省察乃至聖人之川流胥用也未發未有用而君子則自有其不顯篤恭之用已發既成乎用而天理則固有其察上察下之體中爲體故曰建中曰執中曰時中曰用中渾然在中者大而萬理萬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庸爲用則中之流行於喜怒哀樂之中爲之節文爲之等殺皆庸

也故性道中也教庸也修道之謂教是庸皆用中而用乎體用中爲庸而即以體爲用故中庸一篇無不緣本乎德而以成乎道則以中之爲德本天德道性而庸之爲道成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是以天命之性不離乎一動一靜之間而喜怒哀樂之本乎性見乎情者可以通天地萬物之理如其不然則君子之存養爲無用而省察爲無體判然二致將何以合一而成位育之功哉夫手足體也持行用也淺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爲用而不名爲體乎夫唯中之爲義事就體而言而中之爲用則不得不以庸字顯之故新安

陳氏所云中庸之中爲中之用者其謬自見若夫庸之爲義在說文則云庸用也（字从庚从用言用之更新而不窮）尚書之言庸者無不與用義同自朱子以前無有將此字作平常解者（莊子言寓諸庸庸亦用也）易繫所云庸行庸言者亦但謂行用之行有用之言也蓋以庸爲日用則可（日用亦更新意）而於日用之下加尋常二字則贅矣道之見於事物者日用而不能在常而常在變而變總此吾性所得之中以爲之體而見乎用非但以平常無奇而言審矣朱子旣立庸常之義乃謂湯武放伐亦止平常夫放君伐主而謂之非過不及則可矣倘必謂之平常而無奇則天下何者而可謂之奇也若必以異

端之教而後謂之奇則楊墨之無父無君亦充義至盡而授之以罪名猶未至如放君伐主之爲可駭故彼但可責其不以中爲庸而不可責之以奇怪而非平常況中庸一篇元不與楊墨爲敵當子思之時楊墨之說未昌且子言民鮮能久則中庸之教著自古者道同俗一之世其時並未有異端起焉則何有奇怪之可闢而須標一平常之目耶子所云過不及者猶言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謂夫用其喜怒哀樂者或過於情或不及夫情如閔子子夏之釋服鼓琴者爾至其所辨異於小人之道無忌憚而的然曰亡者蓋亦不能察識夫天命之理以盡其靜存動察

之功而强立政教如管商之類爲法苛細的然分明而違理拂情不能久行於天下而已豈其無忌憚也果有吞刀吐火御風入甕之幻術爲尤異於湯武之放伐也乎朱子生佛老方熾之後充類而以佛老爲無忌憚之小人固無不可乃佛老之妄亦唯不識吾性之中而充之以爲用故其教亦淺鄙動俗而終不能奇則亦無事立不常之名以樹吾道之敵也況世所謂無奇而爲庸者其字本作傭言如爲人役用之人識陋而行卑中庸所謂鮮能知味之下游也君子之修道立教而爲傭焉其以望配天達天之大德不亦遠哉故知曰中庸者言中之用也

第一章

章句言命猶令也小註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勑謂如朝廷因有此差除之典遇其人則授之而受職者領此誥勑去便自居其位而領其事以此喻之則大無心而人有成能審矣董仲舒對策有云天令之謂命朱子語本於此以實求之董語尤精令者天自行其政令如月令軍令之謂初不因命此人此物而設然而人受之以爲命矣令只作去聲讀若如北溪所云分付命令他則讀令如寄便大差謬人之所性皆天使令之人其如傀儡而天其如提攝者乎天只陰陽五行流盪出內於兩間何嘗屑

屑然使令其如此哉必逐人而使令之則一人而有一使令是釋氏所謂分段生死也天即此為體即此為化若其命人但使令之則命亦其機權之緒餘而已如此立說何以知天人之際

章句於性道俱兼人物說或問則具為分疏於命則兼言賦與萬物於性則曰吾之得乎是命以生於命則曰庶物萬化繇是以出於性則曰萬物萬事之理與事類言而曰理則固以人所知而所處者言之也其於道也則雖旁及鳥獸草木虎狼蜂蟻之類而終之曰可以見天命之本然而道亦未嘗不在是則顯以類通而證吾所應之事物其

理本一而非槩統人物而一之也章句之旨本自程子雖緣此篇云育物云盡物之性不容闕棄其實則程朱於此一節文字斷章取義以發明性道之統宗固不必盡合中庸之旨者有之矣兩先生是統說道理須教他十全又胸中具得者一段經綸隨地迸出而借古人之言以發己之是若子思首發此三言之旨直爲下戒懼愼獨作緣起蓋所謂中庸者天下事物之理而以措諸日用者也若然則君子亦將於事物求中而日用自可施行然而有不能者則以教沿修道而設而道則一因之性命固不容不於一動一靜之閒審其誠幾靜存誠動研幾而反乎天則是行乎事物

而皆以洗心於密者本吾藏密之地天授吾以大中之用
也豁乎此則所謂性道者專言人而不及乎物亦明矣天
命之人者為人之性天命之物者為物之性今即不可言
物無性而非天所命然盡物之性者亦但盡吾性中皆備
之物性使私欲不以害之私意不以悖之故存養省察之
功起焉如必欲觀物性而以盡之則功與學為不相準故
或問於此增入學問思辨以為之斡旋則強取大學格物
之義施之於存養省察之上乃中庸首末二章深明入德
之門未嘗及夫格致（第二十章說學問思辨乃以言道之費耳）則番陽李氏所
云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之事其說為通亦自物既格知既

致而言下學上達之理固不待反而求之於格致也況夫
所云盡人物之性者要亦於吾所接之人所用之物以備
道而成教者爲之知明處當而贊天地之化育若東海巨
魚南山元豹鄰穴之蟻遠浦之蘋雖天下至聖亦無所庸
施其功即在父子君臣之間而不王不禘親盡則祧禮衰
則去位卑則言不及高要於志可動氣氣可動志者盡其
誠而非於不相及之地爲之燮理故理一分殊自行於仁
至義盡之中何事撤去藩籬混人物於一性哉程子此語
大費斡旋自不如呂氏之爲得旨故朱子亦許呂爲精密
而特謂其率性之解有所窒礙非如潛室所云但言人性

不得周普也至程子所云馬率馬性牛率牛性者其言性
爲已賤彼物不可云非性而已殊言之爲馬之性牛之性
矣可謂命於天者有同原而可謂性於已者無異理乎程
子於是顯用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知覺運動爲性以
馬牛皆爲有道天人使馬乘而使牛耕固人道之當然爾
人命之非天命之若馬之性則豈以不乘而遂失牛之性豈以不
耕而遂拂乎巴豆之爲下劑者爲人言也若鼠則食之而
肥矣倘舍人而言則又安得謂巴豆之性果以尅伐而不
以滋補乎反之於命而一本凝之爲性而萬殊在人言人
在君子言君子則存養省察而即以盡吾性之中和亦不

待周普和同求性道於貓兒狗子黃花翠竹也固當以或問爲正而無輕議藍田之專言人也

章句人知己之有性一段是朱子借中庸說道理以辨異端故或問備言釋老俗儒雜伯之流以實之而曰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亦明非子思之本旨也小註所載元本乃正釋本文大義以爲下文張本其曰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則是故君子二段理事相應之義皦如白日矣程朱二先生從戴記中抽出者一篇文字以作宗盟抑佛老故隨拈一句即與他下一痛砭學者亦須分別觀之始得子思之時莊列未出老氏之學不顯佛則初未

入中國人之鮮能夫中庸者自飲食而不知味即苟遵夫教亦昏不知有所謂性道而非誤認性道之弊子思於此但以明中庸之道藏密而用顯示君子內外一貫之學亦無暇與異端爭是非也他本皆用元註自不可易唯祝氏本獨刪此或朱子因他有所論辨引中庸以證之非正釋此章語據章句者喜其足以建立門庭遂用祝本語非善承先教成全書者也自當一從元本

所謂性者中之本體也道者中和之大用也教者中庸之成能也然自此以後凡言道皆是說教聖人修道以立教賢人繇教以入道也生聖人之後前聖已修之爲教矣乃

不謂之教而謂之道則以教立則道即在教而聖人之修明之者一肖夫道而非有加也故程子曰世教衰民不興行亦明夫行道者之一循夫教爾不然各率其性之所有而即爲道是道之流行於天下者不息而何以云不明不行哉不行不明者教也教即是中庸即是君子之道聖人之道章句或問言禮樂刑政而不提出中庸字則似以中庸贊教而異於聖言矣然其云日用事物（是說庸）云過不及者有以取中（是中之所以爲庸）則亦顯然中庸之爲教矣三句一直趕下至修道之爲教句方顯出中庸來此所謂到頭一穴也李氏云道爲三言之綱領陳氏云道字上包性字下

包教字皆爲下道也者畢竟道字所該而不知兩道字文同義異呂氏於率字說工夫亦於此此差率性之謂道一句是脈絡不可於此急覓工夫若認定第二句作綱則修道句不幾成蛇足耶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以者用也即用此陰陽五行之體也猶言人以目視以耳聽以手持以足行以心思也若夫以規矩成方員以六律正五音體不費之費數而用別成也天運而不息只此是體只此是用北溪言天固是上天之天要即是理乃似不知有天在又云藉陰陽五行之氣藉者借也則天外有陰陽五行而借用之矣人卻於仁義

禮智之外別有人心天則於元亨利貞之外別無天體通考乃云非形體之天尤爲可笑天豈是有形底不見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乃此所云天者則又自象之所成爲言而兼乎形之所發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即資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始以生也而又曰乃統天則天之爲天即此資始萬物者統之矣有形未有形有象未有象統謂之天則健順無體而非無體五行有形而不窮於形也只此求解人不易

拆着便叫作陰陽五行有二殊又有五位合着便叫作天猶合耳目手足心思即是人不成耳目手足心思之外更

有用耳目手足心思者則豈陰陽五行之外別有用陰陽五行者乎

章句人物各有當行之路語自有弊不如或問言事物之當蓋言事物則人所應之事所接之物也以物與人並言則人行人道而物亦行物道矣卽可云物有物之性終不可云物有物之道故經傳無有言物道者此是不可紊之人紀今以一言蔽之曰物直是無道如虎狼之父子他那有一條逕路要如此來只是依稀見得如此萬不得已或可強名之曰德（如言虎狼之仁蜂蟻之義是也）而必不可謂之道若牛之耕馬之乘乃人所以用物之道不成者牛馬當得如此拖

犂帶鞍俾人不使牛耕而乘之不使馬乘而耕之亦但是人失當然於牛馬何與乃至蠶之爲絲豕之充食彼何恩於人而捐軀以效用爲其所當然而必絲者哉則物之有道固人應事接物之道而已是故道者專以人而言也

教之爲義章句言禮樂刑政之屬儘說得開闊然以愚意窺之則似朱子緣中庸出於戴記而欲尊之於三禮之上故諱專言禮而增樂刑政以配之三十七章說禮儀三百孔子說殷因於夏禮韓宣子言周禮在魯皆統治教政刑緜天理以生節文者而謂之禮若樂之合於禮也經有明文其不得以樂與刑政析言之審矣或問親疎之殺四段

顯書出一個禮來何等精切呂氏感應直經一段文字俱與一部中庸相爲櫽括章句中言品節亦與禮者天理之節文一意但有所規避不直說出耳自其德之體用言之曰中庸自聖人立此以齊天下者曰教自備之於至德之人者曰聖人之道自凝之於修德之人者曰君子之道要其出於天而顯於日用者曰禮而已矣故禮生仁義之用而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亦明夫此爲中庸之極至也

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是從天命之謂性說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亦就教而言之矣道也者三句與莫見乎隱兩句皆從章首三句遞下到脈絡處以言天人之際一

靜一動莫不足以見天命而體道以為教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泰道也所謂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所以配天德也慎其獨復道也所謂不遠復无祗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見天心也道教因於性命君子之功不如是而不得也

朱子所云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自是活語以破專於靜處用功動則任其自然之說然於所睹所聞而戒懼者則即下文所謂慎獨者是而自隱微可知以後大段只是循此順行亦不消十分怯慮矣後人見朱子此語便添一句說不睹不聞且然則所睹所聞

者其戒懼敍可知則意將下愼獨工夫包在裏面較或問
所破一直串下之說而更悖矣
聖賢之所謂道原麗乎事物而有而事物之所接於耳目
與耳目之得被於事物者則有限矣故或問以目不及見
耳不及聞爲言而朱子又引尙書不見是圖以證之夫事
物之交於吾者或有所睹而不聞者矣或有聞而不睹者矣
目非必有一刻焉爲睹聞兩不至之地而又豈目之槩無
所睹耳之槩無所聞之謂哉則知雲峰所云特須臾之頃
者其言甚謬蓋有多歷年所而不睹不聞者矣唯其如是
是以不可須臾離也父在而君不在則君其所不睹也聞

父命而未聞君命則君命其所不聞也乃何以使其事君而忠之道隨感而遂通此豈於不睹君之時預有以測夫所以事之之宜而事君之道又豈可於此離之待方事而始圖哉君子之學唯知吾性之所有雖無其事而理不閒唯先有以破之則人欲遂入而道以隱故於此力防夫人欲之蔽如朱子所云塞其來路者則蔽之者無因而生矣然理既未彰欲亦無跡不得預擬一欲焉而爲之隄防斯所謂塞其來路者亦非曲尋罅隙而窒之也故此存養之功幾疑無下手之處而蛟峰所云保守天理初非天理之各有名目朱子答門人持敬之問而曰亦是亦未嘗如雙

峰諸人之竟以敬當之乃君子之於此則固非無其事矣夫其所有得於天理者不因事之未即現前而遺忘也只恁精精采采不昏不惰打疊精神無使幾之相悖而觀其會通以立乎其道之可生不有所專注流倚以得偏而失其大中自然天理之皆備者撲實在腔子裏耿然不昧而條理咸彰則所以塞夫人欲之來路者亦無事驅遣而自然不嘲起相侵矣使其能然則所睹聞在此而在彼之未嘗睹未嘗聞者雖萬事萬物皆無所荒遺而不動之敬不言之信如江河之待決要非無實而爲之名也要以不睹不聞之地事物本自森然盡天下之大而皆須臾不離

於己故不可倚於所睹所聞者以致相悖害戒慎恐懼之功謹此者也非定有一事之待睹待聞而欲之須臾亦非一有所睹遂無不睹一有所聞遂無不聞必處暗室絕音響而後爲不睹不聞之時況如雲峰所言特須臾之頃者尤如佛氏石火電光之謂乎微言既絕聖學無微舍康莊而求蹊閒良可歎也

大學言愼獨爲正心之君子言也中庸言愼獨爲存養之君子言也唯欲正其心而後人所不及知之地已固有以知善而知惡唯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而後隱者知其見微者知其顯故章句云君子既常戒懼或問亦云夫既已

如此矣則以明夫未嘗有存養之功者人所不及知之地
已固皆爲而莫辨其善惡之所終則雖欲愼而有所不能
也蓋凡人起念之時閒向於善亦乘俄頃偶至之聰明如
隔霧看花而不能知其善之所著若其向於惡也則方貿
貿然求以遂其欲者且據爲應得之理而或亦幸陰謀之
密成而不至於汎濫又其下焉者則安其危利其災樂其
所以亡乃至昭然於人之耳目而已猶不知其所自起則
牀笫階庭之外已漠然如夢而安所得獨知之地知隱之
莫見微之莫顯也哉唯嘗從事於存養者則心已習於善
而一念之發爲善則善中之條理以動天下而有餘者人

不知而已知之矣心習於善而惡非其所素有則惡之拔善而去其相差之遠吉凶得失之相爲懸絕者其所自生與其所必至人不知而已知之矣乃君子則以方動之際耳目乘權而物欲交引則毫釐未克而人欲滋長以卒勝夫天理乃或雖明知之猶復爲之故於此尤致其愼焉然後不欺其素而存養者乃以向於動而弗失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謂也知之未嘗復爲愼獨之謂也使非存養之已豫安能早覺於隱微哉此朱子徹底窮原以探得莫見莫顯之境而不但如呂氏以人心至靈一言爲儱侗覆蓋之語也若程子舉伯階彈琴之事以

證之而謂爲人所早知爲顯見或問雖有兩存之語章句已不之從矣所傳伯喈彈琴事出於小說既不足盡信小說又有夫子鼓琴見貍捕鼠顏淵疑而退遊事與蔡邕螳螂捕蟬事同要皆好事之言且自非夔曠之知固不能察其心手相通之妙是彈者之與聞者相遇於微茫之地而不得云莫見莫顯且方彈之時伯喈且不能知捕蟬之心必傳於絃指則固已所不知而人知之又與獨之爲義相背而不相通況夫畏人之知而始憚於爲惡此淮南之於汲黯曹操之於孔融可以暫伏一時之邪而終不禁其橫流之發曾君子之省察而若此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自知自覺於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之胸中即此

見天理流行方動不昧而性中不昧之眞體率之而道在焉特不能爲失性者言爾則喜怒哀樂之節粲然具於君子之動幾亦猶夫未發之中貫徹純全於至靜之地而特以靜則善惡無幾而普徧不差不以人之邪正爲道之有無天命之所以不息也動則人事乘權而昏迷易起故必待存養之有功而後知顯見之具足率性之道所以繇不行而不明也一章首尾大義微言相爲互發者如此章句之立義精矣

若謂顯見在人直截不上二莫字即無論悠悠之心眼雖有知人之鑒者亦但因其人之素志而決之若淵魚之察

所謂不祥而能察者又幾人也須是到下梢頭皂白分明方見十分顯見螳螂捕蟬之殺機闇而不覺者衆矣小人閒居爲不善須無所不至君子方解見其肺肝不然亦不可逆而億之唯夫在己之自知者則當念之已成事之已起只一頭趁着做去直爾不覺雖善惡之分明者未嘗卽昧爲是君子故而中間千條萬緒儘有可以自恕之方而不及初幾之明察者多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然必存養之君子而始知者則以庸人後念明於前念而君子則初幾提於後幾其分量之不同實有然者知此則程子之言蓋斷章立義以警小人之邪心而非聖學之大義益明

矣
章首三個之謂第四節兩個謂之是明分支節處章句首言道之本原一段分此章作三截固於文義不協而喜怒哀樂四句亦犯重複或問既以道也者兩節各一故字爲語勢自相唱和明分道也者二句作靜中天理之流行章句於第四節復統已發未發而云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亦是滲漏繹朱子之意本以存養之功無閒於動靜而省察則尤於動加功本緣道之流行無靜無動而或離而隱微已覺則尤爲顯見故道不可離之云或分或合可以並行而不悖則微言雖礙而大義自通然不可離者相與存之

義也若一乘乎動則必且有擴充發見之功而不但不離矣倘該動靜而一於不離則將與佛氏所云行住坐卧不離者個者同究以廢吾心之大用而道之全體亦妄矣此既於大義不能無損故或問於後二節不復更及不可離之說而章句言以明言之意亦彼此互證之詞與性情之德直云此言者自別朱子於此言下自有活徑特終不如或問之爲直截耳者一章書顯分兩段條理白著以參之中庸全篇無不合者故不須以道不可離爲關鎖且下二樟

然 天命之謂性三句是從大原頭處說到當人身上來喜怒哀樂之未發二句是從人心一靜一動上說到本原去

唯繇天命率性修道以有教則君子之體夫中庸也不得但循教之迹而必於一動一靜之交體道之藏而盡性以全於命唯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即中發而中節者即和而天下之大本達道即此而在則君子之存養省察以致夫中和也不外此而成天地位萬物育之功是兩段文字自相唱和各有原委固然其不可紊矣後章所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誠故人道誠之而擇善固執之功起焉功必與理而相符即前段之旨也其云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外自成自道而誠道在天在人性不外物之終始而誠理著而仁知之措以此咸宜

焉蓋人之能成己成物而固與性合撰功必與效而不爽一後段之旨也以此推夫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本天以言至誠推人道以合天道要不外此二段一順一逆之理而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於此已見若前三言而曰之謂則以天命大而性小統人物故大在一己故小率性虛而道實修道深而教淺故先指之而後證之以天命不止為己性而有率性而後道現修道兼修其體用而教唯用故不容不綴其詞而無俾偏執謂命即性則偏謂道即性則執實則君子之以當然之功應自然之理者切相當而非綴也故下二字為急詞故後兩言曰謂之者則以四情之未發與其已發近取之已而即合乎道之大原

則繹此所謂而隨以證之於彼渾然未發而中在粲然中節而和在故不容不急其詞而無所疑待實則於中而立大本於和而行達道致之之功亦有漸焉而非能急也致者漸致故章句云自戒懼云云緩詞也功不可緩而效無速致大不可恃而已有成能俱於此見矣乃前段推原天命後段言性道而不及命前段言教而後段不及修道之功則以溯言繇人合天之理但當論在人之天性而不必索之人生以上與前之論本天治人者不同若夫教則致中和者固必繇乎修道之功而靜存動察前已詳言不必贅也章句爲補出之甚當若後段言教而前不及者則以人備道教而受性於天亦懼祇

承之不逮而不嘗急言效以失君子戒懼慎獨兢惕之心故必別開端緒於中和之謂以明位育之功乃其理之所應有而非君子之緣此而存養省察也嗚呼密矣要以援天治人爲高舉之以責功之不可略推人合天爲切言之以彰理之勿或爽則中庸之德其所自來爲人必盡之道而中庸之道其所徵著爲天所不違之德一篇之旨盡於此矣故知或問之略分兩支密於章句一頭雙脚之解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儒者第一難透底關此不可以私智索而亦不可執前人之一言遂謂其然而偷以爲安今詳諸大儒之言爲同爲異蓋不一矣其說之必不可

從者則謂但未喜未怒未哀未樂而即謂之中也夫喜怒哀樂之發必因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乃夫人終日之間其值夫無可喜樂無可哀怒之境而因以不喜不怒不哀不樂者多矣此其皆謂之中乎於是或爲之說曰只當此時雖未有善而亦無惡則固不偏不倚而亦何不可謂之中則大用咸儲而天下之何思何慮者即道體也夫中者以不偏不倚而言也今曰但不爲惡而已固無偏倚則雖不可名之爲偏倚而亦何所據以爲不偏不倚哉如一室之中空虛無物以無物故則亦無有偏倚者乃既無物矣抑將何者不偏何者不倚耶必寘一物於中庭而後可謂

之不偏於東西不倚於檻壁者此則但無惡而固無善但
莫之偏而固無不偏但莫之倚而固無不倚必不可謂之
爲中審矣此程子在中之說與林擇之所云裏面底道理
其有實而不爲戲語者皆眞知實踐之言也乃所云在中
之義及裏面道理之說自是活語要以指夫所謂中者而
非正釋此中字之義曰在中者對在外而言也曰裏面者
對表而言也緣此文上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非云一念
不起則明有一喜怒哀樂而特未發耳後之所發者皆全
具於內而無欠是故曰在中乃其曰在中者卽喜怒哀樂
未發之云而未及釋夫謂之中也若子思之本旨則謂此

在中者謂之中也朱子以此所言中與時中之中各一其解就人之見不見而爲言也時中而體現則人得見其無過不及矣未發之中體在中而未現則於己而喻其不偏不倚耳天下固莫之見也未發之中誠也實有之而不妄也時中之中形也誠則形而實有者隨所著以爲體也實則所謂中者一爾誠則形而形以形其誠也故所謂不偏不倚者不偏倚夫喜而失怒哀樂抑不偏倚夫喜而反失喜乃抑不偏倚夫未有喜而失喜餘三情亦然是則已發之節卽此未發之中特以未發故不可名之爲節耳蓋吾性中固有此必喜必怒必哀必樂之理以效健順五常之能而

爲情之所係生則渾然在中者充塞兩間而不僅供一節之用也斯以謂之中也以在天而言則中之爲理流行而無不在以在人而言則庸人之放其心於物交未引之先異端措其心於一念不起之域其失此中也亦久矣故延平之自爲學與其爲教皆於未發之前體驗所謂中者乃其所心得而名言之則亦不過曰性善而已善者中之實體而性者則未發之藏也若延平終日危坐以體驗之亦其用力之際專心致志以求吾所性之善其專靜有如此爾非以危坐終日不起一念爲可以存吾中也蓋云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未及乎發而有言行聲容之可徵耳且方

其喜則爲怒哀樂之未發方其或怒或哀或樂則爲喜之未發然則至動之際固饒有靜存者焉聖賢學問於此卻至明白顯易而無有槁木死灰之一時爲必靜之候也在中則謂之中見於外則謂之和在中則謂之善延平所云見於外則謂之節乃此中者於其未發而早已具徹乎中節之候而喜怒哀樂無不得之以爲庸非此則已發者亦無從得節而中之故中該天下之道以爲之本而要即大人落怒哀樂四境未接因情未見於言動聲容者而即在焉所以或問言不外於吾心者以此也抑是中也雖云庸人放其心而不知有則失之乃自夫中節者之有以體夫此中

則下逮乎至愚不肖之人以及夫賢知之過者莫不有以
大得乎其心而知其立之有本雖異端以空爲本則竟失之然使逃而歸儒居然仿
在則人心之同然者然可也彼初未嘗不有此自然之天則
藏於私意私欲之中而無有喪乃君子之爲喜爲怒爲哀
爲樂其發而中節者必有所自中非但用力於發以增益
其所本無而品節皆自外來則亦明夫夫人未發之地皆
有此中而非但君子爲然也此延平性善之說所以深切
著明而爲有德之言也子思之旨本以言道之易修而要
非謂夫人之現前而已具足程朱延平之旨本以言中之
不易見而要非謂君子獨有而衆人則無互考參觀並行

不悖存乎其人而已
序引人心惟危四語爲中庸道統之所自傳而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然則此所謂中者卽道心矣乃喜怒哀樂情也延平曰情可以爲善可以爲善則抑可以爲不善是所謂惟危之人心也而本文不言仁義禮知之未發而云喜怒哀樂此固不能無疑朱子爲貼出各有攸當四字是喫緊語喜怒哀樂只是人心不是人欲各有攸當者仁義禮知以爲之體也仁義禮知亦必於喜怒哀樂顯之性中有此仁義禮知以爲之本故遇其攸當而四情以生乃其所生者必各如其量而終始一致若夫情之下游於非

其所傚當者而亦發焉則固危殆不安大段不得自在亦緣他未發時無喜怒哀樂之理所以隨物意移或過或不及而不能如其量迨其後有如耽樂酒色者向後生出許多怒哀之情來故有樂極悲生之類者唯無根故則終始異致而情亦非其情也惟性生情情以繼性故人心原以資道心之用道心之中有人心非人心之中有道心也則喜怒哀樂固人心而其未發者則雖有四情之根而實爲道心也

看先儒文字須看他安頓處一毫不差或問喜怒哀樂各有攸當二句安在方其未發上補本文言外之意是別嫌

明微千鈞一髮語渾然在中者即此各有攸當者也到下段卻云皆得其當得字極精切言得則有不得者既即延平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之意而得者即以得其攸當者也顯下一節字在未發之中已固有之矣又於中而曰狀性之德則亦顯此與下言謂之和者文同而義異不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便喚作中乃此性之未發爲情者其德中也下云著情之正著者分別而顯其實也有不中節者則不和唯中節者斯謂之和故分別言之其中節者即和而非中節之中有和存則即以和著其實也此等處不可將且讀過朱子於此見之眞而下語斟酌非躁心所易測也

自相乖悖之謂乖互相違戾之謂戾凡無端之喜怒到頭來卻沒收煞以致樂極悲生前倨後恭乖也其有喜則不能復怒怒則不能復喜哀樂亦爾陷溺一偏而極重難返至有臨喪而歌方享而歎者戾也中節則無所乖皆中節則無所戾矣

云天地位萬物育以理言者誠爲未盡蓋天地所以位之理則中是也萬物所以育之理則和是也今但言得位育之理於己是亦不過致中而至於中致和而至乎和而未有加焉則其詞不已贅乎但以事言之而又有功與效之別本文用兩焉字是言乎其功也章句改用兩矣字則是

言乎其效也今亦不謂聖神功化之極不足以感天地而動萬物而考之本文初無此意汎求之中庸全書其云配天者則莫不尊親之謂爾其云譬如天地者則祖述憲章之謂爾其云如神者則前知之謂爾其云參天地者則盡人物之性之謂爾未嘗有所謂三辰得軌鳳見河清也或問所云吾身之天地萬物專以窮而在下者言之則達而在上者必於吾身以外之天地萬物著其位育之效矣夫其不切於吾身者非徒萬物即天地亦非聖人之所有事而不切於吾身之天地萬物非徒孔孟即堯舜亦無容越位而相求帝堯之時洪水未治所謂天下之一亂也其時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則爲草木禽獸者非不各遂其育也而聖人則以其育爲憂是知不切於身之萬物育之未必爲利不育未必爲害達而在上用於天下者廣則其所取於萬物者区窮而在下用於天下者約則取於萬物者少要非吾身之所見功則亦無事於彼焉其道一也至於雨暘寒燠之在天墳埴山林之在地其欲貿位於各得者亦以濟人物之用者爲位而穹谷之山或崩幽淵之水或涌與夫非煙非霧之雲如蜜如餳之露不與於身之所資與身之所被及者亦不勞爲之燮理也若其爲吾身所有事之天地萬物則其位也非但修吾德而聽其自位聖人固

必有以位之其位之者則吾致中之典禮也非但修吾德而期其自育聖人固有以育之其育之者則吾致和之事業也祀帝於郊而百神享在璿璣玉衡而四時正一存中於敬以位天也而天以此位焉質名山大川而秩祀通正溝澮田疇而經界定一用中於無過不及以位地也而地以此位焉若夫於己無貪於物無害以無所乖戾之情推及萬物而俾農不奪草不竊胎不伐夭不斬以遂百穀之昌鮒魚之長者尤必非取效於影響也萬物須用之方有之故言穀飭若兔葵燕麥蠑螈蚯蚓君子育之何爲又況堇草虺蛇之爲害者耶或問云於此乎位於此乎育亦言中和之德所加被於天地萬物者如是又云聖

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則不但如章句之言效驗且章句推致其效要歸於脩道之教則亦以禮樂刑政之裁成天地品節萬物者言之固不以三辰河岳之瑞麟鳳芝草之祥爲徵是其爲功而非效亦明矣抑所云吾身之天地萬物亦推身之所過所存者而言旣不得以一鄉一家爲無位之聖人分界段而百世以下流風遺教所及遂無與於致中和之功而孝格父母慈化子孫又但發皆中節之始事據此爲言義固不廣若不求其實而於影中之影象外之象虛立一吾身之天地萬物以髣髴其意象而曰卽此而已位育矣則尤釋氏自性衆生之邪說而云一曼答辣

之內四大部洲以之建立一滴化爲乳海一粒化爲須彌一切眾生咸得飽滿其幻妄不經適足資達人之一笑而已今請爲引經以質言之曰會通以行其典禮以裁成天地之宜輔相天地之道位焉育焉之謂也庶不誣爾自十二章至二十章皆其事也

以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爲天地位則亦可以鳥飛於上魚游於下爲天地位矣父夫爲天子婦爲地是名言配出來的鳥屬陽亦天也魚屬陰亦地也如此則天地之外更有何萬物來且言一家有一家之天地一國有一國之天地則亦可云一身有一身之天地頭圓象天足方象地非無

說也然則倒懸之人足上而首下而後爲一身之天地不位乎總緣在效驗上作夢想故生出許多虛胖朱子謂來致中和者原不可以不中不和者相反勘不中不和者天地未嘗不位萬物未嘗不育特非其位焉育焉之能有功術術所不知人其舍諸聖賢之言原自平實幾曾捏月生花說戶牖閒有天地萬物在裏面也

使云一家有一家之萬物一國有一國之萬物猶之可也以語天地眞是說夢或窮或達只共此一天地不成堯舜之天地到孔子便縮小了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立百王之大法儘有許多位天地之事只此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以

爲之範圍曾何異於堯舜故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倘以一家一國之效言則其不持載覆幬者多矣且孔子相魯時將魯之天地位而齊之天地有薄蝕崩湧之災否耶

第二章

或問於第二章第三章皆有未遑及之語此朱子一部中庸渾然存胸中自然流出來底節目非漢人隨句詮解者所逮而况後人之爲字誘句迷妄立邪解者乎中庸第一章既徹底鋪排到第二章以後卻又放開從容廣說乃有德之言涵泳寬和處亦成一書者條理之必然也不則爲皮日休天隱子劉蛻山書隨意有無全無節次矣自第二

章以下十章皆淺淺說漸向深處第二章只言君子小人之別劈開小人在一邊是入門一大分別如教人往燕迎頭且教他向北去若向南行則是往粵而既知北轅以後其不可東北而之於齊西北而之於晉皆所未論中庸只此一章辨小人逕路既分到後面不復與小人爲辨行險徼幸是就情事上說非論小人之道直至末章從下學說起乃更一及之或問於第三章云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要緊在泛論二字不可誤認朱子之意以民之鮮能爲反中庸小人自小人民自民反則有以反之鮮能只是鮮能末章云小人之道小人固自有道與不與行之民漫無有道者不

同民無小人陷溺之深則雖不興行而尙不敢恣爲反中庸之事民亦無小人爲不善之力則旣鮮能中庸而亦不得成其反中庸之道向後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又從鮮能之民揀出中閒不安於不知味者言之所謂愚不肖者亦特對賢知而言夫資之滯鈍者也與夫因世教衰而不興行可繇而不知之民自進一格到十一章所言素隱行怪則又就賢知之專志體道而爲之有力者身上撇開不論而後就遵道之君子進而求作聖之功此中庸前十章書次第之井井者也小人反中庸只如叔孫通之綿蕞歐陽永叔之濮議王介甫之新法直恁大不可而行害

於世故先儒以鄉原當之極是若鮮能之民則凡今之人而皆然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孔孟之門多有之要亦自其見地操履處顯其過不及而未嘗顯標一過不及者以爲道且過不及亦皆以行乎中庸之教而初未反戾乎中庸抑過則業亦有所能而不及者亦非全乎其不能與不與行之民自別至於索隱行怪則又從天理上用力推測安排有私意而無私欲其厭惡小人而不用其道者更不待說盡莊列陸王之類是也小人只是陷於流俗功利而有權力者如歐陽濮議但以逢君王介甫張狼處尤猥下隱怪方是異端過不及乃儒之疵者三種人各有天淵之別此十章書步步

與他分別漸撇到精密處方以十二章以後八章顯出君子之道妄旣闢而眞乃現也一書之條理原爾分明不亂舜知回仁夫子論強三章乃隨破妄處隨示眞理皆只借證且未及用功實際終不似道不遠人諸章之直示歸宿蓋閱盡天下之人閱盡天下之學術終無有得當於中庸而其效亦可睹所以云中庸其至矣乎北溪所云天下之理無以加者此之謂也或以隱怪爲小人或以賢知爲隱怪自章句之失而後人徇之益入於棼迷而不可別白取中庸全書作一眼炤破則曲暢旁通矣

第三章

天下之理無以加是贊至字語若以此爲至字本釋則於文何爲歟後其下更須着一字如大學言至善方盡後人於此添入至平至奇至微至大一切活套話皆於此末諭所以章句用未至爲至二語反形乃得親切至字有二義極也到也章句卻用至到一釋不作至極說所行者至於所道則事理合轍而即天理即人心相應相關猶適燕而至於燕則燕之風物切於耳目肌膚而已所言行皆得施於燕也此中庸之爲德上達天地鬼神下徹夫婦飲食俱恰與他誠然无妄之理相爲適合若射者之中鵠鏃已入侯而非浮游依倚相近而實相遠故曰至也論語知及之

及字及十二章察字正可作此註脚

中庸之爲德德字淺猶言功德亦與鬼神之爲德德字一例則亦可以性情功效言之但中庸是渾然一道理說不得性情其原本可與鬼神之性通其發生可與鬼神之情通而大要在功效上說可令人得之而見德於人則亦可云德之爲言得也特與行道而有得於心不同以未嘗言及行之者而心亦無主名故

唯道不行不明故民鮮能民者凡民也待文王而後興有文王則此道大明而流行於家邦天下民皆率繇之矣江漢之游女兎罝之野人咸有以效其能於中庸唯行德位

者或過或不及以壞世教而後民皆夢夢也中庸之道聖以之合天賢以之作聖凡民亦以之而寡過國無異政家無殊俗民之能也豈盡人而具川流敦化之德成容執敬別之業乃云能哉三山陳氏逆說不成理

第四章

或問揣摩事變四字說近平淺卻甚諦當所謂知者過之只是如此此本文一之字原指道而言賢知者亦在此道上用其知行固與異端之別立宗風者迥别如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佛氏說本覺妙明性覺明妙他發端便不走者條路到用處便要守雌守黑空諸所有乃至取

禮樂刑政一槩掃除則相去天淵不可但云過之矣如人往燕過之者誤踰延慶保安到口外去異端則是發軔時便已南轅故知知者之過亦測度揣摩就事而失其則耳此章及下章三道字明是修道之謂教一教字在事上說章句所云天理之當然乃以推本教之所自出而贊其已成之妙雲峰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分釋依稀亦似見得以朱子元在發而皆中之節上言無過不及則亦言道之用而已道之用卽是教就子臣弟友以及於制禮作樂中閒自有許多變在先王所修之道固已盡其變而特待人擇而執之若但乘一時之聰明志意以推測求合則隨物

意移非不盡一事之致極乎明察而要非經遠可行之道此知者之過也若賢者之過則亦如徐積之孝不忍履石屈原之忠自沈於淵乃至禮過繁而樂過淸刑過嚴而政過密亦豈如異端之絕聖智而叛君親也哉此等區處切須揀別勿以異端混入

第六章

行道者行此道以成化也明道者明此道以立教也舜惟知之故道行於民顏子惟服膺而弗失故可與明道若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已失立教之本而況能與天下明之而行於天下哉與天下明之而行於天下則致不衰

而民雖愚賤亦不至鮮能之久矣　就中顯出明行相因只舉一舜顏便見而舜之行道顏子之明道則不待更結言之也

或問前云舜之知而不過回之賢而不過單反過一邊後卻雙影過不及分說此等處極不易看當知說書者須是如此開合盡理說箇賢知自然是美名舜之知亦止與過者同其知回之賢亦止與過者同其賢及至德之已成則雖舜顏亦但無不及而已抑論天資之難易自然說着賢知一流而付以行道明道之任若愚不肖者則其用功固必倍也乃言賢知則愚不肖之當企及亦見於此活看是

知或問之密而中庸之爲有歸宿矣

第七章

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兼過不及兩種說須知愚不肖者亦未嘗不曰予知也或問刻意尚行驚世駭俗亦偏舉一端總繇他擇乎中庸後便靠硬做則或過高而不可繼益於制行時無加一倍謹始慎微之力則中閒甘苦條理不得親切故不能守之期月而不失是賢者之過大端因孟浪疎略而得其不能守其所知也固然若不肖者雖知之而守之無力又不待言矣

第八章

章句於舜用中說箇行之至（至字微有病似只在身上說未及於天下）則是舜行道而道因以行矣至顏子卻作三節說又於擇乎中庸上加眞知一層思意中庸引夫子說既只重行而夫子所言顏子之擇乎中庸亦與子知之人同詞而無異則更不須添一眞知於上且章句以言能守繫之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之下則弗失之矣四字別是一意此一句不是帶下語勿僅於拳拳服膺句僅作一讀弗失者默而識之識也顏子既能得之於己則至道皆成家珍了了識念使以之立教可無恍惚億中不顯不實之病矣顏子早世罔不得見其明道之功與舜之行道於天下者等然觀夫子喪

子之歎則所以期顏子者非但取其自明也

第九章

第九章之義章句或問本無疵瑕小註所載朱子語錄則大段可疑程朱雖摘出中庸於戴記之中不使等於諸禮而貫不可拚者則於修道之謂敎註中已明中庸之非無定體矣今乃云中庸便是三者之閒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則竟抹殺聖賢帝王一段大學術大治道而使爲浮游不定之名寄於一切則堯舜禹之所以授受上因天理自然不偏不倚之節文下以盡人物之性者果何所擇而何所執乎此一章書明放着子路問成人一章是顯證據天下

國家可均冉求之藝也爵祿可辭公綽之不欲也白刃可蹈卞莊子之勇也交之以禮樂則中庸是已到中庸上須另有一鑪錘在則於以善成其藝廉勇之用而非僅從均之辭之蹈之之中斟酌較好便謂中庸使然則本文只平說可均可辭可蹈囫徹上徹下而爲言何所見其有太過不及而非中也哉中庸一書下自合妻子翕兄弟上至格鬼神受天命可謂盡矣而終未及夫辭祿蹈刃則以就事言之其局量狹小僅以盡之在己而不足於位天地育萬物之大以人言之則彼其爲人稱其性之所近硬直做去初未知天下有所謂中庸者而學之也雖均天下國家則

亦中庸之所有事而但言均而已不過爲差等其土宇版章位置其般輔人民則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固可治千乘之賦求之後世則漢文幾至刑措可謂均之至矣而至於禮樂固謙讓而未遑唯其內無存養省察之功見天命流行之實體而外不能備三重之權以寡過也存養省察者三重之本天理悉著於動靜而知天知人之道見（靜見天心則知天動察物理則知人）三重者存養省察中所爲慎獨樂發以備中和之理而行於天下者也中庸一篇始終開合無非此理今乃區區於均天下辭祿蹈刃之中求中庸又奚可哉均天下國家者須撇下他那名法權術（如賈生晁錯議定諸

俟等別與一番經綸使上安民治風移俗易方展得中庸之用出若以辭爵祿言之則道不可行而退以明道爲己任如孔子歸老於魯著刪定之功方在中庸上顯其能而非一辭爵祿之得其宜便可謂之中庸至蹈白刃則雖極其當如比干者要亦逢時命之不猶道既不可行而又不可明弗獲已而自靖於死不得愛身以存道矣本文前三也字一氣趨下末一也字結正之謂可乎彼者之不可乎此非謂盡人而不可能亦能均天下能辭祿能蹈刃者之不可許以能乎中庸爾可均可辭可蹈者而不可能則能中庸者必資乎存養省察修德凝道以致中和之用者而後

可故下云唯聖者能之語意相爲唱和義自顯也中庸之爲德存之爲天下之大本發之爲天下之達道須與盡天下底人日用之而以成篤恭而天下平之化豈僅於一才一節之閒爭得失哉或問云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一厲字安頓極活較小註三者亦就知仁勇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等語便自不同三者之於中庸堂室迥別遠徑早殊僅能三者而無事於中庸則且未嘗不及而況於過前章所云過不及者皆就從事於中庸者言也若就三者以言乎過不及則均天下者黃老過也申商不及也辭爵祿者季札過也蚔鼃不及也蹈白刃者屈原過也里克不

及也乃其過亦過夫三者其不及亦不及夫三者何嘗與中庸爲過不及哉若其爲知仁勇之屬則就夫人性中之達德而言亦可謂有此三者之資足以入中庸之德猶冉求公綽卞莊之可與進文禮樂而已至於用中之知服膺之仁中和而不流不倚之勇彼固未嘗問津焉而何足以與於斯故或問以取必於行指其不能中庸之病根則謂其就事求可而置大道於未講也抑云事勢之迫則又以原夫辭爵祿蹈白刃者不能中庸之故而比干之剖心一往之士可引決焉箕子之陳範則非箕子者終不能託迹也後儒不察乃於三者之中求中庸亦相率而入於無本

之學矣

章句云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固已分明作兩項說若云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則三者既難矣做得恰好抑又加難當云中庸難而且難何以云易哉三者之中隨一可為中庸不可能也三者而皆可為中庸亦不可能也張子房奮擊秦始皇而不畏死佐漢高定天下已乃謝人間事從赤松遊顧於存養省察之心學堯舜文武三重徵民之大道一未之講是三者均可而中庸不可能之一證安得謂中庸即在三者之中哉

第十章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俱就功用說章句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是推原語君子之所以能爲强者在勝欲而强之可見者則於和不流中立不倚徵之故與下二段一例用强哉矯以贊其德之已成四段只是一副本領其能爲爾者則勝欲而守乎理也就其與物無競則見其和就其行已不失則見其中立就其不隨物意移則見其不流就其不挾私意以爲畔岸則見其不倚所以知此中和爲德成之用而非成德之功者若存養而立本則不待言不倚省察而中節則不待言不流故擇守之外別無工夫而唯加之勝欲以貞二者之用而已知仁是性

之全體勇是氣之大用以知仁行道者功在存理以勇行道者功在遏欲至於和不流中立不倚則克勝人欲而使天理得其正也須知此一節只寫出大勇氣象其所以能爲勇者未嘗言也

第十一章

小註謂深求隱僻如鄒衍推五德後漢讖緯之說大扇未審章句於隱下添一僻字亦贅入隱對顯而言只人所不易見者是僻則邪僻而不正矣五德之推讖緯之說僻而不正不得謂隱凡言隱者必實有之而特未發見耳鄒衍一流直是無故作此妄想白平撰出又何所隱此隱字不

可貶剝與下費而隱隱字亦大略相同其病自在索上索者强相搜求之義如秦皇大索天下直繇他不知椎擊者之主名橫空去搜索若有跡可按有主名可指求則雖在伏匿自可擒捕不勞索矣道之隱者非無在也如何遂空索去形而上者隱也形而下者顯也纔說箇形而上早已有一形字爲可按之跡可指求之主名就者上面窮將去雖深求而亦無不可唯一槩丟抹下者形籠統向那沒邊際處去搜索如釋氏之七處徵心全不依物理推測將去方是索隱又如老氏删下者可道可名的別去尋箇綿綿若存他便說有我亦無從以證其無及我謂不然彼亦無

執以證其必有則如秦皇之索張良彼張良者亦未嘗不在所索之地界上住說他索差了不得究竟索之不獲則其所索者之差已久矣下章說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可謂妙矣卻也須在天淵鳶魚飛躍上理會鬼神之德不見不聞而不可度也須在仁人孝子齊明盛服上遇將去終不只恁空空窅窅便覷十方世界如掌中果無數億佛自他國來也道家說有有者有未始有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者到第三層卻脫了氣白平去安立尋覓君子之道則自於己性上存養者仁義禮知之德己情中省察者喜怒哀樂之則天之顯道人之恆性以達鬼神後聖之知能皆

求之於顯以知其隱則隱者自顯亦非舍隱不知而特不索耳索隱則行必怪原其索而弋獲者非隱之眞則據之爲行固已趨入於僻異矣若夫鄒衍之流則所索已怪迨其所行全無執據更依附正道以自解免將有爲怪而不得者故愚定以此爲異端佛老之類而非鄒衍之流也

勇帶一分氣質上的資助雖原本於性（亦知仁之所生故）而已屬人情中庸全在天理上生節文故第二十章言人道敏政（人道立人之道即性也）只說修道以仁說知天知人而不言勇到後兼困勉方說到勇去性有不足而氣乃爲功也知仁以存天理勇以遏人欲欲重者則先勝人欲而後能存理如以

干戈致太平而後文教可修若聖者所性之德已足於人欲未嘗深染雖有少須克勝處亦不以之爲先務止存養得知仁底天德完全充滿而欲自屏除此如舜之舞干羽而苗自格不賴勇而裕如矣朱子於前數章平敘知仁勇之功到此卻刪抹下勇而曰不賴纔得作聖者功用之淺深性學之主輔許東陽皆出於自然之說惡足以知此

第十二章

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天地之有憾皆就君子之道而言語大語小則天下固然之道而非君子之所已修者也本文用故君子三字作廉隅章句以君子之

道冠於節首俱是喫緊節目不可略過唯君子修明之以
俟後聖故聖人必於此致其知能而因有不知不能之事
君子修之以位天地故天地亦有不能如君子所位之時
若夫鳶飛魚躍則道之固然而無所待者日充盈流盪於
兩間而無一成之體知能定有不至之域不待言聖人之
有所詘矣且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聖人如何能得而亦
何用能之抑又何有不能飛天躍淵爲鳶爲魚者道之不
遐遺於已然之物也而旣已然矣故君子但於存心上體
認得此段眞理以效之於所當知所當能之事則已足配
其莫載之大莫破之小而經綸滿盈實未須於鳶之飛魚

之躍有所致其修也道有道之上下天地有天地之上下君子有君子之上下上下者無盡之詞天地者有所依之上下也察乎天地已修之道昭著之見功也故不言察乎上下而云察乎天地亦以人之所親者爲依耳察乎天而不必察乎鳶飛之上察乎地而不必察乎魚躍之下認取時不得不極其廣大故不以鳶魚爲外而以存充周流行固然之體於心至其所以經之紀之者則或問固云在人則日用之際人倫之間已分明揀出在天在人之不同矣此中有一本萬殊之辨而昔儒之與異端逕庭者正不以蟲臂鼠肝翠竹黃花爲道也

君子之道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自修道而言則以人盡天便爲君子之事章句以天子問禮問官當之極爲精當少昊之官三代之禮亦非必盡出於聖人之所定故僅曰君子知能相因不知則亦不能矣或有知而不能如堯非不知治水之理而下手處自不及禹是也只此亦見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而有其實事矣然到第二十七章又以此爲聖人之道則以言乎聖人之行而明者以君子所修爲則君子之修而凝者以聖人之所行所明爲則也因事立詞兩義互出無不通爾

語小天下莫能破言天下之事物莫有能破之者章句一

內字極難看內字作中間空隙處解謂到極細地位中間亦皆灌注撲滿無有空洞處也以此言天理流行一貫無間之理非不深切然愚意本文言莫破既就天下而言則似不當作此解破者分析致成兩片一彼一此之謂也則疑天下之事物其或得道之此而不得道之彼者有矣乃君子推而小之以至於一物之細一事之微論其所自來與其所自成莫非一陰一陽和劑均平之構撰論其所體備莫不有健順五常咸在其中而無所偏遺故欲破此一物爲有陰而無陽彼一物爲有陽而無陰此一事道在仁而不在義彼一事道在義而不在仁而俱不可得大而大

之道之全者如大海之吞吸無有畔小而小之道之全者亦如春霖灌乎百昌一滴之中也是有陽蒸陰潤所交致之雨則禮儀三百三百之中隨一焉而仁至義盡成儀三千三千之中隨一焉而仁無不至義無不盡也此亦信在人者以徵天地固然之道故鳶飛戾天疑於陽升而非無陰降魚躍于淵疑於陰降而非無陽升健順五常和成一大料藥隨施一丸味味具足斯則以為天下莫能破也如此方得與天下親切

唯是箇活底所以充滿天地之間若是煞著底則自然成堆垛有堆垛則有間斷矣間斷處又是甚來故知含虛無

物之地者道理密密綿綿地所以不睹之中衆象森陳不聞之中群聲節奏潑潑者如水潑物着處皆濕也在空亦溼空空不受溼溼理自在與鱍鱍字音義俱別潑普活切鱍北末切鱍鱍卽是活意潑潑則言其發散充周無所不活也但非有事於存心者則不見他生而不竭之盛卽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直恁分明覺得必非與物交而爲物所引徹及私意用事索隱於不然之域者能以此而起與程子所謂必有事而勿正意止如此不可謨作從容自然變動不居解於此一錯則老氏所謂汎兮其可左右佛氏所謂渠今是我我不是渠一例狂解而已

造端乎夫婦自是省文猶云造端乎夫婦之所知能也不知道之謂愚不能行道之謂不肖非謂其不曉了天下之事而拙鈍無能也只此此與聖人對看儘他俗情上千伶百俐勤敏了當也只是愚不肖以此知夫婦云者非以居室而言也今亦不可謂居室之非道乃若匹夫匹婦之居室卻說是能知能行此道不得況上文原以君子之道而言則固非一陰一陽之道矣人喚作夫婦大率是卑下之稱猶俗所謂小男女非必夫婦具而後云然論語云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亦豈伉儷之謂哉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大槩須如此說實則可云三陰三陽之謂道亦可云六陰

六陽之謂道亦可云百九十二陰百九十二陽乃至五千七百六十陰五千七百六十陽之謂道而乾之純陽亦一陽也坤之純陰亦一陰也夬姤之五陽亦一陰也剝復之五陰亦一陽也師比同人大有等皆然所以下云繼之者善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知則亦一仁一知之謂道矣或問此處夾雜參同契中語彼唯以配合爲道故其下流緣託奸迷之義附會其彼家之邪說朱子於此辨之不早履霜堅冰其兆懼哉

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與上章所引旱麓詩詞原無二義雲峰謂上章

言性體之廣大此言率性者之篤實大是妄分支節率循也言循其性之所有而皆道也豈率性者之別有階梯而不必遠如性之廣大乎以人治人觀乎人而得治人之道也不願勿施觀乎人之施己而得愛人之道也庸德庸言之慥慥觀乎人之得失而得治己之道也盈天地之效於我者人而已矣一吾目之見鳶見魚而心知其飛躍鳶魚之在天淵以其飛躍接吾之心目者也而道不遠於此則亦何篤實之非廣大哉內顧而己之願不願者盡乎人之情矣外顧而人之宜盡第二節與其不克盡者盡乎物之理矣不能獨處得理以擇而執之則必以私意為道挑乎人

而擾亂之矣此皆曰予知而好自用之愚者是也陳氏以老莊當之亦未爲得

己所不願則推人之必不願而勿施之是恕推己所不願而必然其勿施則忠矣忠恕在用心上是兩件工夫到事上卻共此一事章句云忠恕之事一事字顯出在事上合一後來諸儒俱欠了當在乃以忠爲體恕爲用似代他人述夢自家卻全未見影響

史伯璿添上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一層大是蛇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仁者性命得正後功用廣大事若說恕處只在己所不欲上推盡己所不欲凡百皆不

可施於人即飲食男女亦須準己情以待人若己所欲則其不能推與夫不可推不當推者多矣仁者無不正之欲且其所推者但立達而已文王固不以昌歜飽客而況未至於仁者哉

此章之義章句盡之矣其他則唯藍田之說爲允或問改藍田一段不及元本其治衆人也其愛人也其治己也分三段爲切當若雙峰以下諸說則一無足取緣其所失皆硬擒住忠恕二字作主要以論語一貫之旨橫據胸中無識無膽不能於聖賢言語求一本萬殊之妙朱子一片苦心爲分差等正以防此混亂何諸子之習而不察也本文

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此是忠恕事顯然見此但爲人之爲道者能近取譬一入德之門而已若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乃云夫子之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矣則豈可哉此亦可言忠恕者如孟子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親親敬長可言仁義其得以孩提之親親敬兄謂仁義之全體大用盡於此乎如此忠恕專在施上說則其上之不足以統治人下之不足以統自治亦明矣且本文所云忠恕違道不遠者就人心道體而言所包猶廣而其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指事而言尤一節之專詞耳史伯璿心無忠恕漫爲指射乃以末節爲

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舉君父與兄而爲衆賤之詞曰人事君事父事兄而爲下逮之詞曰施言不順則事不成其顛倒莫此爲甚故本文但於朋友言施而尤必以先施爲情禮之當則朋友且不可僅言施而況於君父故可言施者必誼疎而卑於己者也其可言人者必並不在朋友之科而爲泛然無交特其事勢相干言行相接之人也故自有文字來無有言施忠於君施孝於父者至於上云治人其所治之人則已固有君師之任事在教而不在養治之之術戒休董威不問其可願不可願也且未節言所求乎子臣弟友其所求之子臣弟友朱子謂爲己之子臣若弟

亦以在己者痛癢自知而其求之也較恐兩實則天下固有年未有子位未有臣而爲人之季弟者其又將何所取則以事其上哉是所求云者不論求己之子臣弟友與從旁公論天下之爲子臣爲弟友者而皆可取彼旁觀之明以破當局之暗也則抑知我之所求者亦得其理於人故曰道不遠人而非爲在己之所欲加史氏之所云者人事人父以孝於己何欲哉要此三段文字每段分兩截伐柯伐柯五句言治人之道不遠於人也以人治人改而止則不遠人以爲治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言愛人之道不遠於人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不遠人以爲愛人之道

也君子之道四十句言治己之道不遠於人也庸德之行以下則不遠人以為自治之道也道不遠人一人字唯黃勉齋兼人己而言之之說為近緣忠恕一段謂以愛己之心愛人故可兼己而言乃施諸己者他人也於人之施者得勿施於人之道則雖云以愛己之心為準而實取順逆之度於人矣大抵此章之旨本言費之小者故極乎淺易然於以見斯道之流行散見於生人情理之內其得失順逆無非顯敎與鳶飛魚躍同一昭著於兩間故盡人之類其與知與能與其所未知未能皆可以觀察而盡乎修己治人之理蓋以明斯道之充滿形著無所遺略無所閒斷

而仰費可以得隱則其意原非欲反求之己而詡取之一心而已足也中庸以觀物而論天理之行論語以存心而備萬物之理中庸致廣大而論語觀會通固宜忠恕之義大小偏全之不一而不願勿施但爲忠恕之一端也守朱子之詁而勿爲後儒所惑是以讀大全者之貴於删也

第十四章

目前之人不可遠之以爲道唯斯道之體發見於人無所間則人皆載道之器其與鳶魚之足以見道者一幾矣現在之境皆可順應而行道唯斯道之散見於境無所息則境皆麗道之墟其與天淵之足以著道者一理矣目前之

人道皆不遠是於鳶得飛於魚得躍之幾也現在之境皆可行道是在天則飛在淵則躍之理也無人不可服則無境不可反求即此便是活潑潑地祿于觀物兩篇全從此處得意雙峰乃以十三章爲就身而言十四章爲就位而言則前云子臣弟友者未嘗不居乎子臣弟友之位後云反求諸其身者亦旣歸之於身矣彼殊未見此兩章大意在只此是費之小者就人境兩端顯道之費能破故新安謂第十五章承上言道無不在此四字妙而進道有序極爲諸當但新安所云承上者似專承素位一章如愚意則必兩承而後見道之無不在也

章句分素位而行與不願其外爲兩支道雖相因而義自有別素位而行事之盡乎道也不願其外心之遠乎非道也觀上言行而不言願可知矣乃不願乎其外一支又有兩層不陵不援者據他人所居之位以爲外也不怨不尤者據己所未得之位以爲外也乃人之有所覬於未得者必因他人之已然而生歆羨故不陵不援爲無怨之本而所謂正己者亦別於上文隨位盡道之實但以心之無邪而即謂之正矣正己如言立身行則言乎行己行與立固有分也抑不陵不援而統謂之不求且於在上位者而亦云無怨尤此疑乎說之不可通者以在上位而願乎其外

必將以諸侯干天子大夫干諸侯若但陵其下則非有求於下勢可恣爲不至於不得而懷怨若在上位而願下則又疑人情之所必無按春秋傳凡言强陵弱者字皆作淩左傍从冰謂如寒威之逼人也其云侵陵云陵替者字則作陵左傍从阜陵者山之向卑者也離乎上而侵乎下若山之漸降於陵而就平地也則不陵不援義正相類陵下者言侵下之事以爲己事也夫人之樂上而不樂下固情也乃當其居上而覆願爲下之所爲者亦下躁自喜者之情也如人當在臺諫之職未嘗不思登八座及登八座而不能與臺諫爭搏擊之權則固有願爲臺諫者矣乃以此

心而居八座則必身為大臣不恤國體而侵臺諫之職欲與小臣爭一言之得失不得而求求不得而怨矣又人之方為子豈不願己之有子及身老而子孫漸長則動成拘忌乃瀕老而有童心思與子孫爭一旦之憂樂不得而求求不得而怨矣夫唯天子則不宜願為臣民而唐宣且自稱進士武皇且自稱大將軍況所云在上位者初非至尊無偶之謂乎審乎此則陵下援上皆據一時妄動之心而言而除取現在所居之位為昔之所居而今懷之他日之所必至而今期之其為外也一而已矣此聖賢之言所以範圍天下之人情物理而無遺藍田云陵下不從則罪

其下既於陵守之義未當又云反仁反知所以不陵則是素位而行之事而非不願乎外之心胥失之已

徼只是求意小註云取所不當得於義卻疎求者其心願得之取則以智力往取而獲之矣若幸可取而得焉則不復有命矣富貴福澤儻有不可知者君子俟之則曰命小人徼之則雖其得也未嘗不有命在而據其心之欣幸者偶遂其願不可云命而謂之幸矣章句云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亦是泛詳小人語其實不然如以孟郊之文登一進士亦豈其不當得乃未得之時則云牓前下淚衆裏嫌身既視爲幾幸不可得之事迨其既得而云春風得意馬蹄

疾一日有偏長安花其欣幸無已如自天隕者然則不特人以小人爲幸而小人亦自以爲幸乃至人不以小人爲幸而小人亦自以爲幸則唯其位外之願無聊故也

第十六章

章句一然字及是其二字一串寫得生活弗見弗聞微也體物不可遺顯也義既兩分故不得不用然字一轉乃如朱氏伸竟爲分別則又成窒礙矣弗見弗聞者創以言夫體物者也體物不遺者乃此弗見弗聞者體之也後氏形而上下之言朱子既明斥之矣雙峰猶拾其餘瀋而以爲家珍則何其迷也形而下者只是物體物則是形而上形

而下者可見可聞者也形而上者弗見弗聞者也如一株柳其爲枝爲葉可見矣其生而非死亦可見矣所以體之而使枝爲枝葉爲葉如此而生如彼而死者夫豈可得而見聞者哉物之體則是形所以體夫物者則分明是形以上那一層事故曰形而上然形而上者亦有形之詞而非無形之謂則形形皆有即此弗見弗聞之不可遺矣不可見不可聞者之體物不遺鬼神之性情固然此弗見弗聞之體物不遺以使物得之爲物者則其功效也三句全寫性情而功效則在言外不可以體物不遺爲功效

於鬼神內摘出祭祀一段說是從弗見弗聞中略示一可

見可聞之跡延平云令學者有人頭處一語甚精此不可
見聞者物物而有直是把一株柳去理會則盡量只在可
見可聞上去討總切切如何能曉得者裏面有那非見非
聞底是怎麽生及至到祭祀上卻得通箇消息天下之人
四字是大槩說除下那嫚侮鬼神底不道其餘則淺者有
淺者之見深者有深者之見是他一時精氣凝聚散亂之
心不生便儼乎如將見之如將聞之而信不遺者之眞不
可遺也若到聖賢地位齊明盛服以脩其身出門使民皆
以承祭之心臨之則不但於祭祀時見其洋洋而隨舉一
物皆於其不可見者雖不以目見而亦見之不可聞者雖

不以耳聞而亦聞之矣乃此理氣之洋洋者下逮於天下之人固亦時與之相遇特習而不察繇而不知窮視聽於耳目之間而要亦何嘗遠人而託於希微之際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東陽許氏以祭祀爲識其大者殊屬孟浪

第十七章

舜其大孝也與只此一句是實實其德下面俱是說道用之廣舜之所以爲舜者一孝盡之矣所以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也東陽許氏說下五句爲孝之目極是乖謬舜之孝固有五十而慕及烝烝乂不格姦之實爲極其大豈

可將此等抹煞但以聖人而為天子為其孝乎孟子說天下之士悅之士者賢人君子之稱悅者悅其德也天下皆悅其德乃聖人莫不尊親之實而孟子門人悅之豈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則舜之不以此為孝明矣就中唯德為聖人一語可附會立義謂修德立身乃孝之大者其說大抵出於孝經而論孟中說孝總不如此汗漫人子之於父母使不得轉一計較在故先儒疑孝經非孔子之舊文以其苟務規恢而無實也孔子說父母惟其疾之憂曾子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此是痛癢關心處不容不於此身而見父母之在是孟子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但云不失則已載夔夔慄慄之意而不敢張大其詞以及於德業若孝經所稱立身成名揚于後世總是寬皮話搭不上以此爲敎則將舍其恩義不容解之實而求之於畔援歆羨之地於是一切功名苟偷之士得託之以爲藏身之區藪矣人所疑者德爲聖人實有聖學聖功聖德聖業在不與尊富之侯命於天者同不見詩書說天錫勇知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子貢亦曰固天縱之將聖德至聖人徒可以人力强爲之乎若云不全恃天而廢人則位祿與壽得其名俱爲聖人亦非無臨御保守尊生永命之道豈但聖德之爲有功耶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

之本與則爲仁之事皆自孝弟而生倘云修德以爲孝則是爲仁爲孝弟之本矣豈不顛倒本末而逆施先後哉況子思引夫子此言以見中庸之道卽匹夫匹婦所知能者馴至其極而德無不備命無不可受此以爲察乎天地之實則一本萬殊之旨斯以顯君子之道費無不徹而隱不易知若云脩德受命而後爲能盡孝則是造端乎大而以成夫婦之知能矣是天地位萬物育而後能致中和不已逆乎故唯章句道用之廣四字爲不可易其餘皆不足觀也

第十八章

所云無憂者其唯文王亦但以統論周家一代之事前自太王王季而開王業後至武王周公而成王道以見積數世聖賢之功德以建治統而文王適際夫俟命之時也初非上下古今帝王而但謂文王為無憂則海陵雲峰之說皆不足存憂字有兩義有事不遂志而可憂者在文王固有之繫傳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之謂也有事在可為而不必勞其憂思者則此言無憂是也天命未至人事未起不當預計天下之何以治何以教而但守先德以俟故武王之纘緒克商周公之制禮作樂憂勤以圖成者皆文王之所不為而非其不足以體道之廣乃唯文王宜然耳使武

王周公而亦猶是則是忘天下而道之不行不明也無所託矣自非文王則道用本廣不得以憚於憂而置之也若如二胡氏所云舜禹無聖父堯舜無肖子則父之不令既非人子所可用其憂者故舜亦但以不順父母爲憂而不以瞽瞍之頑爲憂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深見人子之心唯知有親而其賢不肖直不以改其一日之歡至子之不肖則天也樂天知命夫何憂杜子美非知道者且云有子賢與愚何必罣懷抱況以此而得擬聖人之憂樂哉若其以父作子述爲言者則以明文王雖無憂而先世後昆相爲開繼則周之體道以承天者未嘗息

也在夫子立言之旨則以見時未至而事未起則文王遵養以爲道時已至而事已集則武周憂勞以見功若子思引此以釋道用之廣則見三聖開創因仍次序以集武功而成文德故制作隆而中和之極建乃以體君子之道而無所曠率性之道自唐虞以前而未有異修道之教至成周而始隆所爲道有顯微不可揜而抑不可盡非一聖人之知能所得竟也彼肩肩然較父子之賢愚於往古者其何當焉

第十九章

章句云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蓋謂推其

孝思以立則於天下禮雖有同異而以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者同也春秋修其祖廟以下三節皆通上下而言故章句於祖廟備紀諸侯大夫適士官師之制則亦以明夫非但武周所自行之禮也然就中有兼言者有分言者有上下一例者有差等各殊者直不可執一立斛雜舉自天子以至於士之禮或全或偏正以見其周徧即其獨爲天子之禮亦必有其可通於大夫士之道如大夫以下助祭無爵可序而自有貴賤之可辨非若郊社禘嘗專言王侯而不及大夫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諸侯大夫亦固有之章句云若周之赤刀大訓云云舉一周以例其餘故曰若亦可云若魯之寶玉大

弓衛孔悝氏之鼎也許東陽徒以顧命所陳之寶當之自
屬泥窒而裳衣時食凡有廟者之必設必爲又不待言矣
其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謂以禘祫序列祖宗昭穆
之禮行之於凡祭以序助祭之同姓乃通合祖之義以合
族也死者既各有廟唯禘祫則合於太廟以父南子北序
之此唯王侯之大享爲然而以此禮通諸合族之義則自
大享以達於時祭自天子以達於士自太廟以達於禰廟
苟其有同姓在助祭之列者皆不復問其爵之有無族之
親疎而一以昭穆序之舉夫朝廷之貴賤有級宗室之大
宗小宗有別子之家（宗室謂宗子之家）至此而尊尊之義皆紬焉而一以

行輩爲等衰所以加恩於庶賤而聯之也特牲饋食禮有衆兄弟兄弟子之支則雖士祭其禰同姓咸在豈必天子之大享而後序昭穆哉其爲王侯之制而下不槩於大夫者唯序爵耳以士不受命不得稱爵大夫之祭唯士與焉則固無爵之可序也若序事辨賢自通乎上下而言在特牲饋食禮固有公有司及私臣爲宗祝佐食者而少牢饋食則司士司馬宰夫雍人咸備焉其在諸侯之備官又無論矣乃若旅酬之典下逮於士祭畢之燕於士無禁禮有明文固可考也是知章句所云通於上下者括俯廟以至燕毛而統言之矣然則所云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既承

上文而無特起之詞則亦通上下之承祭者而言也踐主祭之位得致敬以昭對於祖考曰踐其位位謂阼階行其所得爲之禮以秩神而敘人曰行其禮奏其所得奏之樂以合漠而娛神曰奏其樂此三其字乃泛指之詞泛言其而隆殺差等之不一者見矣又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亦謂武周旣以此禮自敬其先王之所尊愛其先王之所親而使諸侯以逮於士皆得以敬愛其先人之所尊親者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文無不稱情無不盡斯以廣愛敬之德於天下而先王之志以繼事以述也故曰孝之至也章句前云禮通上下而此乃云其指先王則有自相矛盾之病特

其所云其指先王者則以釋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之其而不以上累乎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之其觀朱子引虞禮反哭升堂主婦入室之文以明之則亦顯夫其者指主祭者而非先王之謂上章言祭用生者之禮正與此其字合而章句中文義未爲界斷斯後人積疑之所自生乃其專以先王而言則何自成說固當統言先人而後與通於上下之旨不相背也黃氏云上下通踐其位大破尊疑而於以爲功於朱子者不小矣總以此章之旨謂武王周公盡其孝之道而創制立法推行上下無不各俾盡其性之仁孝於以見道用之廣而夫婦所知能之理孝極其至而察乎上下故末復以

郊禘之義明而治國無餘蘊者終之若但以天子之自承其祭者言之則極乎煩重而但以畢其孝思則本大末小體廣用微豈不與中庸之道相爲刺謬而異端篇法歸一之逆說自此生矣知此則廣平之言表固賢於藍田之言袁是以朱子或問中雖兼採游呂之說而語錄獨稱廣平之周密若譚氏致敬之論則其泥而不通也久矣

序事辨賢唯龜山之說爲當藍田殊未分曉人之當爲宗當爲祝當爲有司固先已各居其職矣至有事於廟中則太宰贊圭宗伯涖祼（衆王侯以例其餘）祝自爲祝有司自各司其事非臨時差遣隨命一人而授以事也明甚其云所以辨

賢者辨者昭著之義以平日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至此而有事爲榮則以顯賢者之別於不賢者而堂室異地貴賤異器又以彰大賢者之殊於小賢也上言辨貴賤亦是此意不然爵之貴賤豈素無班序而直待廟中始從而分別之哉辨賢只是辨官位事惟能建官惟賢賢也者即位之謂也其別於上所云序爵者則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之謂爵六官之屬之謂位爵如今王公侯伯及光祿大夫至修職佐郎是位則內閣六部至倉巡驛遞等衙門是辨賢者即辨此之尊卑古今原分作兩等此序爵序事之所以別而貴賤與賢亦可以互文見意也周禮固有澤宮選士之文然所

選者士爾太宰宗伯之類旣以尊而不待選在大夫則家老亦然祝則世其職而不容旁選唯如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其員已繁不能盡與於祭則以射擇之耳而供戒具薦羞眡滌濯者亦必就此五十六人中擇之終不他取於別官之賢者而一聽之於射故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亦如諸侯之得與祭亦以射擇而宋公之有淫威魯侯之爲懿親則不待選於射而必與焉蓋爵之貴賢之尊雖素有等威之別而合之於射中俾其貴其賢得昭著以爲榮焉此愛其所親之道也

讀四書大全說二終